藤县话声母的中古来源

杨世文

藤县话（取老鸦塘为代表点）的二十二个声母p、p‘、b、m、f、v、t、t‘、d、n、l、θ、tʃ、tʃ‘、ȵ、ʃ、j、k、k‘、ŋ、h、ʔ对于中古汉语声母系统，有继承，有超越。从中古声母在藤县话中的分化合并情况，还可看到壮语和汉语其他方言对藤县话声母影响的痕迹。

本文中的符号“←”意为“来源于”，其左是藤县话声母的音标，其右为中古声纽，声纽后是例字，“〔 〕”内是例外变母字。

一　b、p‘、p、m←帮滂並明微

1·1　中古帮母在藤县话中浊化为b，並母则清化为p且平上声不送气，明微不分。

b←帮：波把布边本拨帮秉驳兵崩卜悲〔例外：剥—m　彼鄙编遍谱—p‘〕

p←並：婆盘庞被辫並步币办弼别皮朋伴抱傍白雹〔例外：捕疲佩—p‘〕

p‘←滂：披篇滂飘普剖品怕骗配碰喷泼匹魄扑〔例外：怖玻—b　胖—p〕

m_1←明：魔磨棉明买每皿庙闷命觅幕没

m_2←微：巫无文亡微武尾晚吻网务未万妄忘望勿物袜〔例外：挽—v〕

1·2　藤县话的m超越了中古明微的分化，保留了上古的原状，唯“挽”字作v，是受广州话的影响所致。上面的例外变母归纳起来还有如下几种原因：

1·3　声旁类化。有两种情况：一是依声旁的读音。如“谱”（帮母）字在藤县话中声母应是b却变为p‘，这是因其声旁“普”（滂母）是p‘而类化。“怖”（滂）因“布”（帮）而变为b，“捕”（並）因“甫”（敷母，此字藤县话尚保留上古重唇音p‘）而作p‘。二是依另一个同其声旁的字的读音，“编遍”（帮）因与“篇骗”（滂）同声旁而变为p‘，“彼（帮）疲（並）”因与“披”（滂）同声旁而作p‘，“玻”（滂）因与“波”（帮）同声旁而作b。

1·4　旁纽互变。同组声纽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相近，容易互相转化。上述的p、p‘互变本也属此类，但它主要是因字形而发生的声母变迁，这里指的是纯属发音方法发生偏差而引起的声母变迁。“剥鄙”二字均为帮母，声母本应变为b，但一个变为m，一个变为p‘，b、m、p‘都是唇音，属帮组内旁纽互变。旁纽互变的现象古而有之，如“必百”二字属帮母，但从它们得声的“密陌”二字却在明母。藤县话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如动词piau，是猪拱土一类的意思，这个词又说成miau，声母p、m互变。“擘”字中古是帮母麦韵入声，折合成今藤县话应是bɛk，而口语把用手掰开物品说成mɛk，声母b、m互变。

二　f←非敷奉溪晓

2·1　藤县话的f主要来自非敷奉三母的合并，部分来自溪晓二母的合口字。

f_1←非：夫府斧付赋非否富法反发分粪奋方风福复封〔例外：甫—p'〕

f_2←敷：俘抚赴讣妃费副泛番芬拂芳妨访丰峰覆〔例外：敷—p'〕

f_3←奉：符扶父腐肥妇阜凡乏伐焚佛冯凤服〔例外：辅—p'　缚—b〕

f_4←溪（蟹摄合口、戈模桓韵〈举平声韵赅上去入声韵，下同〉合口）：盔恢块蒯快科窠课苦库宽款阔〔例外：魁—k'　颗—l　枯—k〕

f_5←晓（戈麻模灰魂唐庚韵合口）：火货化虎浒府灰贿悔昏荒兄〔例外：呼—v　忽—k'　霍藿—h〕

2·2　溪母中的"颗"作l是依"课"类化，"枯"作k是依"姑"类化。

2·3　溪母在藤县话中的分化纷纭复杂，但其变化有一个总趋向，就是相当一部分字的送气塞音失落，由k'变为h，其中合口部分受韵头u的影响而多数唇化、浊化为v，继而清化为f，形成了k'—h—v—f的变化过程。晓母也走了相同的演变路线，只是晓以h为出发点，因为其本音是h；溪以h作为一个中转站，因为其本音是k'。溪母变为h的部分与晓母合流，使晓母有少数字得以溯流而上混入溪母的源头变为K'，如上面例外字的"忽"和下文h_1的"挥辉"。流至v而停滞的有"呼"及下文某些例外字。其他例外变母的原因还有：

2·4　保留本音。溪母的"魁"仍为k'，晓母的"霍藿"仍为h。

2·5　上古音残留。非敷奉三母字仍有少数保留重唇音，但有的已经张冠李戴，如"甫（非）、敷（敷）、辅（奉）"都读p'u，"捧"（敷）读p'uŋ或buŋ，"缚"（奉）读bɔk。有些字产生了读书和口语两种不同的读音，往往是口语保留了古音。如"拂"（拂灰尘）为敷母，读书音为fɐi，口语为p'ɐt；"痱"（非母）读书音为fi，口语为poi；"吠"（奉母）读书音为fi，口语则既说fi又说poi。

三　d、t'、t、n、l←端透定精清泥来

3·1　藤县话中端母与定母互变了清浊；精与定合流，清与透合流；泥来二母不混。

d←端：打多都带吊店单答得督端耽顿登

t_1←定：图团亭同唐断淡洞定度段独夺叠

t_2←精：租左再兹尖接箭卒葬作曾则宗津浸〔例外：躁澡—t'　溅—θ〕

t'_1←透：拖土贷跳贪毯帖塔叹吞汤托听踢通秃妥透脱铁〔例外：椭—t〕

t'_2←清：搓且取蔡崔此操清参签妾寝辑灿戚七〔例外：猜擦—tʃ'　悄—θ〕

n←泥：那泥怒脑南纳难捺嫩娘诺匿宁侬尿你闹〔例外：酿—ŋ　碾—tʃ〕

l←来：罗来累漏蓝腊烂辣卵捋劣郎令绿

3·2　精清与端透定合流是受旧日壮语影响的结果。据《广西通志》和《藤县县志》记载："藤县大黎里、杨峒里、大任里皆獞（壮族），习尚与猺（瑶族）同。""藤县猺，居永顺、永化二乡，耕作采樵，性悍嗜利。"现在藤县基本没有壮、瑶族集居点了，当是汉化并改了族籍，但历史上的汉、壮、瑶杂居，语言的相互影响吸收是不可避免的。把精清三母字读同端透定母字，当是壮、瑶人学讲汉语时而发生的语音偏差。按壮语无塞擦音（今壮语

个别方言存在塞擦音，是以后受汉语长期影响才产生的），壮人学精清（ts、ts‘）二母的字就难得要领，常念成与之发音部位相同而发音方法相似且较简单的 t、t‘，这种习惯势力又反过来影响汉语，就发生了精清与端透定的合流。这种合流较早就完成了，旧县志曾有这样的记载，大意是：藤县人把“资”字读成“地”，把“宗”字读成“洞”，把“子”字读成“低”，把“草”字读成“偷”等等。记载者是用“官话”（北方方言）来比较的，现分别用藤县话和普通话来读上述字正合。

3•3 “椭”（透母）不作t‘而变t，与声调变化有关。藤县声调分阴阳，这本是由声母原来的清浊决定的，但阴阳一经形成，又影响声母。“椭”应为阴上而变为阳上，而藤县话凡送气塞音和送气塞擦音都不与阳类声调相配，故送气的t‘变为不送气的t 以顺应这个语音配合规律。

3•4 本小节因声旁类化而致例外变母的有：“溅”（精）因“贱”（从。藤县话从母变为θ，见下文）而为θ。“擦”（清）因“察”（初）而为tʃ‘，其实口语中的t‘at 才是它合乎规律的读音。“躁澡”（精）因“操”（清）而为t‘。“酿”（泥。声旁原为“襄”）因“壤嚷”（日。日母有变为ŋ的，见下文）而为ŋ。“碾”（泥）因“展”（知）而为tʃ。

四 θ←从心邪生

4•1 藤县话的θ所以很有特色，一是因为它为汉语其他方言所罕见，二是因为它是特殊合并的产物——包括了中古从、心、邪三母字和生母尤韵字。

θ_1←从：才在从罪坐载（满载）齐杂惭捷昨削贼自〔例外：剂嚼—t〕

θ_2←心：梭苏心线屑选雪想削宋塞性昔桑索〔例外：速赐—t‘〕

θ_3←邪：邪序袖寻习羡旬详席松诵俗续

θ_4←生（尤韵）：搜飕馊擞〔例外：瘦—ʃ〕

4•2 藤县话的这种从心邪生（尤）大合并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生（尤）母 并入心母，邪母并入从母；第二步才是两个大部分合并为θ。理由是：第一，从 粤语其他次方言看，普遍是从邪合并了，心生(尤)合并了，而两个部分却没有合并，就是说这些方言只走了上述的第一步；第二，上溯到上古，庄组与精组音近，而生母正好与心母相对应，故容易合并；从邪同是浊音，发音部位相同，只是发音方法稍异（一个塞擦，一个擦音），也容易合并。藤县话之所以又走了大合并这一步，是因为从邪合并时是从母由dz变为z 归入邪母（粤语其他次方言则相反，是邪母由z变为dz归入从母，今粤语从邪多读作ts可证明这一点），生（尤）归心母变为s，z、s仅仅是清浊不同，以后z清化则变为s，于是从心邪 生（尤）大合并。当发s音时，舌尖再往前伸一点，达到两齿之间，就变为θ。θ或与之相近的ɬ普遍存在于壮语中，也存在于过去或现在与壮语有密切关系的粤语次方言之中，而其他汉语方言则 无，这就说明θ或ɬ是从壮语中吸收过来的。上古庄组与精组的音毕竟不是全同，随着语音的变化，两组读音逐渐分道扬镳，但生母还是把尤韵字留在心母中，只带走了“瘦”字，因此“瘦”字没有与自己的同类“搜飕馊擞”一样读θ，而是同生母其他部分一样读ʃ。

何以藤县话在从邪合并时不象粤语其他方言那样由邪（z）归入从（dz），而是 由从归入邪呢？因为壮语的影响。上面说过，旧日壮语无塞擦音，而擦音则十分丰富，就现在的壮语看，它所借的汉语字，凡属精清从心邪知彻澄庄初崇生章昌船书禅十七母的，几乎全读擦

音。因此，当一个塞擦音dz（从母）与一个擦音z（邪母）要发生同化时，当然占优势的擦音z取胜。壮语的这种特点，在藤县某些区域保留得更多，如岭景、象棋、新庆等乡的话，就把精从心邪生（尤）母都念作擦θ。

4·3 例外变音的“速赐”是受广州、梧州话影响而类推为t‘。如梧州话读这两字的声母是ts‘，混同清母，藤县话读清母为t‘。“剂嚼”则与“挤爵”（精母）有谐音关系而读t。

五 ȵ、ŋ←日疑

5·1 日疑二母在藤县话中基本保留本音ȵ和ŋ，但有交叉变迁现象。

ȵ$_1$←日（不包括效宕曾通摄）：惹汝乳儿尔而柔染壬入然热软人日刃润

ȵ$_2$←疑（遇流咸深山通摄三等，止摄开口三等）：语御愚牛验业严吟谚元愿月言阮义疑〔例外：蚁毅—ŋ〕

ŋ$_1$←疑（除开上述变ȵ的韵摄）：蛾雅悟艾危尧熬雁鄂岳凝逆岩眼硬偶

ŋ$_2$←日（效宕曾摄）：饶扰绕壤嚷若弱仍

六 tʃ、tʃ‘、ʃ←照穿床审禅知彻澄见群

6·1 床母的崇与船、审母的生与书在藤县话中的分化不尽相同，故分开列举。

tʃ$_1$←照：（庄）渣诈斩闸盏札庄捉侧争责阻（章）遮主占褶枕执战折震质正织〔例外：（庄）辎滓臻邹—d 抓爪绉皱—ȵ 眨—j〕

tʃ$_2$←床（崇）（不包括蟹摄）：乍锄助巢骤岑栈锄撰状崇〔例外：愁床—ʃ 谗馋—θ〕

tʃ$_3$←禅（虞韵）：殊竖树

tʃ$_4$←知：猪朱注知致站展哲珍张着征竹置追肘桌中〔例外：爹啄琢—d〕

tʃ$_5$←澄：茶除柱治沉赚池坠蛰陈侄肠长传绸兆〔例外：尘—ʃ 秩—t〕

tʃ$_6$←见、群（流摄开口三等）：鸠九久韭灸救求臼舅咎旧柩纠

tʃ‘$_1$←穿：（初）叉初插察创窗测抄差闯充铲（昌）车处川春出唱绰称赤冲扯厂〔例外：（初）篡—ʃ〕

tʃ‘$_2$←彻：超丑彻趁畅拆逞畜宠痴耻

ʃ$_1$←审（生）（不含尤韵）：沙所帅森涩产杀霜爽朔数瑟〔例外：杉—tʃ‘ 率—t〕

ʃ$_2$←审（书）：奢暑世施尸守闪湿扇升式叔商失〔例外：翅矢设—tʃ‘〕

ʃ$_3$←禅（不含虞韵）：社逝时绍仇蟾涉十蝉善辰尚勺承盛石熟〔例外：售酬恃常殖植蜀—tʃ〕

ʃ$_4$←床（崇）（蟹摄）：豺柴寨

ʃ$_5$←床（船）：蛇示舌船神实顺述乘食蚀赎〔例外：束—tʃ‘〕

6·2 “辎滓邹臻”（庄母）混同精母字作d，“馋谗”（崇母）混同从母作θ，是上古精庄两组相近的影子。“啄琢爹”（知母）混同端母作d，“秩”混同定母作t，是上古知组归端组的残迹。

6·3 庄母的“抓爪绉皱”变作ȵ，来自壮语，而这些词本又是壮语从汉语中借过来的，

“抓爪”壮文为nyauj〔ɳau〕，“皱绉”为nyaeuq〔ɳᵉu〕，声、韵和调类与藤县话所读全同。“眨”壮文为yaep〔jᵉp〕，藤县话亦同。

七　k、k‘、h←见溪群晓

7·1　本小节和下小节讨论中古喉牙音在藤县话中的发展演变。因喉牙音分合复杂却有共同特点，故合在第八小节谈其规律。

k_1←见(除流摄开口三等)：哥剐季甘减甲干割见贯括冈各阁〔例外：巾筋锦禁—tʃ　襟—tʃ‘〕

k_2←群（除流摄开口三等）：茄巨忌钳及件杰拳掘群狂极琼穷共局〔例外：仅勤芹近妗—tʃ〕

k‘←溪（假宕江摄，止臻梗摄合口，虞齐萧侯韵）：夸抗羌却旷匡腔确亏坤困倾区溪启窍扣〔例外：康糠慷口壳—h　窟屈—v〕

h_1←晓(止效咸曾通摄、宕江梗摄开口、鱼虞哈侯寒删韵，麻韵开口，戈韵合口三等)：牺喜戏好晓喊喝黑兴烘匈乡享向夯亨赫虚许吁海吼汉瞎虾靴〔例外：挥辉—k‘　徽—f　讳—v　蒿—ʔ　胁—ʃ〕

h_2←溪（咸曾通摄、止臻梗摄开口、歌鱼哈皆豪肴韵、仙韵合口）：堪坎磕嵌欠怯谦肯刻克空孔哭恐器欺岂气恳乞坑客卿庆轻磬吃可墟去开揩考敲巧圈〔例外：恰—θ　酷企杞楷—k　曲慨靠犒—k‘　凯—ʔ〕

八　v、ʔ、j←匣影云以溪晓曰

8·1　藤县话的ʔ主要来自匣影以三母的开口；v主要来自影匣云三母的合口，开口没有变为v的；j来源较广，影以云溪晓匣日等母的三四等都有变为j的，一二等一般不变为j。

$ʔ_1$←匣（开口一二三等及通摄）：河贺霞亥械蟹豪侯含合匣汗闲辖恨项学杏幸宏　红洪斛〔例外：肴淆—ŋ　洽—θ　舰—l　汞—k〕

$ʔ_2$←影（开口一二等、止摄开口三等、东韵一等）：阿亚迂爱倚衣奥欧安恩恶握莺翁屋矮医暗压鸭肮蔼挨伊

$ʔ_3$←以（遇摄及止摄开口）：愉裕愈喻移易肆姨夷饴已以异余与誉预豫

$ʔ_4$←云（遇摄）：虞于盂雨宇禹羽〔例外：芋—v〕

v_1←影（合口，通摄除外）：窝涴蛙乌污恶煨委畏慰碗挖温稳熨弯汪枉

v_2←匣（合口一二三等，通摄除外）：禾华户互回汇会怀坏淮画话活换幻滑还患魂混黄皇或横祸槐〔例外：绘—k‘　丸完—j　晃—f　弘—ʔ〕

v_3←云（蟹止臻宕曾梗摄）：卫为违胃云韵运晕王往荣永〔例外：矣—j〕

v_4←以（脂韵）：维惟唯位〔例外：遗—j〕

j_1←影（止摄以外的开口三四等、冬韵一等、东韵三等、钟韵三等）：妖腰要杳优幽淹厌腌音荫揖蔫烟噎冤怨因卹乙隐约应亿抑英影益沃郁雍拥央〔例外：要（要饭）饮—ŋ〕

j_2←以（除遇蟹止摄）：爷摇舀耀由诱盐叶延沿衮悦寅逸匀羊钥孕赢亦液营育容勇用欲〔例外：艳焰—ŋ　允颖疫役—v〕

j_3←云（流咸山通摄）：尤邮有友又右焉员院袁辕园援元越曰粤熊〔例外：炎—n，雄—ʔ〕

j_4←溪（深摄、山摄三四等、尤韵三等）：钦揿泣丘遣牵劝犬〔例外：券—k　缺—k'〕

j_5←晓（臻摄开口、山摄开口三四等合口四等、尤韵）：衅欣轩掀宪献显血

j_6←匣（四等）：惠慧嫌贤弦现玄悬县眩穴形刑型陉萤荥〔例外：携畦—k　协—ʃ〕

j_7←日（通摄）：戎绒茸冗辱褥〔例外：肉—n〕

中古牙喉音在藤县话中的发展规律有：

8·2　失落送气塞音。从上面所列例字和例外变母字可看到，溪母所辖的韵字，有整类失落送气塞音的，有在一韵类中大部分字失落，只有少数保留本音的，当然也有些韵类少数字失落送气塞音而多数未失落的，但失落送气塞音的占总数一半以上。失落的次序应是先失去送气，然后失去塞音，因为今藤县话中尚有一些溪母字仅仅失去送气而未失去塞音，如"酷券"等，同时，送气与塞音相比，前者较后者易失，今藤县话对古全浊音平声上声不念送气可作证明。这与壮语缺乏送气的特点是相类似的。

8·3　喉音合口轻唇化。上面第二小节谈到，溪母合口字与晓母合口字合流为h后唇化并浊化为v，而其余喉音匣影云以的合口也唇化为v。但是前v和后v是有区别的，溪晓变来的v气流较强，因为是由h而来，其所以有浊音的性质，是因为韵头是个元音u，故输气重而浊音轻；匣影云以变来的v则输气轻而浊音重，二者是有所不同的，不然，后来溪晓的合口字变为f与匣影云以的合口字变为v就没有分化的条件了。但毕竟两个v很相近，因此也导致溪晓变为v的字有一些混入了匣影云以变为v的字的行列，至今亦为v，如溪母的"屈窟"，晓母的"毁讳呼熏薰唤焕"等字。

8·4　发音部位前移、腭化。这里主要指牙喉音的三四等。粤语诸方言多数保持见群二母全读舌根音的特点，但在藤县话中，见群二母有变为tʃ的，如第六小节所列流摄开口三等和第七小节所举例外音变的"仅勤芹近妗"等字。溪晓匣三母也有这种情况，如"遣劝犬（溪）轩掀宪献显血（晓）嫌（匣）"读j，与粤语其他方言读作h相比，就显得发音部位高而前。

8·5　ʔ母在分化。ʔ在藤县话中实际上是零声母，它的来源以影母开口一二等为正宗，概之以"匣云以"三母的一部分。这四部分的合并现在又有分化的趋势，表现在：匣母变为ʔ的多数字，声母既可读作ʔ也可读作h，如"闲限学夏河鞋孩号鹤喉"等，而且读作h比读作ʔ越趋普遍，原因首先是受广州、梧州话的影响。匣母在藤县话中变作ʔ的部分，广州、梧州话都作h。这两个城市距藤县不远，且一江相连，又是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方，附近的方言向它们靠拢是必然的。其次是受普通话的影响。广州话读h的匣母字，一部分在普通话也读h（x），如"河孩号鹤喉"。可以预见，藤县话读ʔ的匣母字终会分化出来变为h。如果说变可能有先后的话，那么，普通话也读h的那部分匣母字在藤县话中会先变为h，因为它给藤县话多带来一个影响。